宋史

九二



列傳卷第七十七　宋史三百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昪

趙槩　胡宿 子宗炎 從子宗愈 宗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頴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崐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為嫚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

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閒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為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

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為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并護諸將四路以禀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以僭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

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賜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忘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為兩得矣時韙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

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事具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奬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群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略以為祥符以來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塩香礬之法

亂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且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內銓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為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

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

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為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參

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
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遣父憂服
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
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
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
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韓絳主西
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
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
郡兵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為
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

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
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禄賜寛其文法諸将財
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
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内徙李彛興
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
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歳疆埸之臣乃
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
曰慶曆以来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
時為學士誓詔封册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為學士
可謂舊徳矣契丹泛使蕭禧来議疆事臨當辭卧驛

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充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
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充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
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
不復譏錢出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
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
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
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寘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高麗使過府長吏
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但遣
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

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幷及祠廟宋閼伯微子廟皆為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乃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旣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

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為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為請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嶷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蕭維新寫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元年爲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濼何爲者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即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莫知所荅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

報書曰既交石嶺之鋒遂　衡門之役契丹得報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不度而但降秩守號懼邊臣則効宜施重責未聽即家居求自貶乃徙宗諒岳州敕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未行為沮已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僧紹宗以鑄佛像惑衆都人競投金治中

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動士心起民怨詔亟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魯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為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為公議所薄復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徙澶瀛并三州數歲還為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玄經蓍草顧曰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至

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比以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顓市死商真珠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抃劾之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勛勞者唯前執政及節度使得為之拱辰安得汙此選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脩以為此宰

相官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
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己乘二相有故出
為應天府八年入朝為中太一宮使元豐初轉南院
使賜金方團帶再判大名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
民為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
不敢以聞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
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
見縱未能盡罷願財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
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於
是第五等戶得免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是

年薨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恪

論曰方平抃辰之才皆較然有過人者而不免司馬光趙抃之論豈其英發之氣勇於見得一時趨鄉未能盡適於正與及新法行方平痛陳其弊抃辰爭保甲言尤剴切皆諤諤不少貶為國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識王安石於辟校貢舉之時而知其後必亂政其先見之明無忝呂誨云

張昪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為楚丘主簿南京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

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母辭或指為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昪豈避事者乃許歸養歷戶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為變皆極論之昪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為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部藺氊世居古渭積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祥無遠慮亟城之諸

字三百九十六　王　謝刊

族長其偪舉兵叛昪至請棄勿戮詔戶部副使傅求
審視之以為不可棄與昪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渙討
叛羌逗撓不時進昪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渙
懟其功讕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昪朝廷命張方平守
秦徙渙涇原亦徙昪青州將罪昪方平辭曰渙昪有
階級令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昪乃復留至和二
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
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昪曰天子耳目之官柰
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昪指
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

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洪基立以為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王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為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為伯父哉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帝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

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為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為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為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康節

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為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

西南薄章江有汎溢之虞繫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水不為患僚吏鄭陶饒奭挾持郡事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之歸化卒皆故時群盜奭造飛語曰卒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生變繫不荅卒有自容州戍迯歸而犯夜者斬之以徇因收陶奭抵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渑池令張誥免久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民愛之如父毋我不忍犯率衆去召修起居注歐陽修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繫閒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

在京刑獄脩遂知制誥踰歲槩始代之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田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為學士擬封不乆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乃許之後遂為例蘇舜欽等以群飲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觖士大夫望非國之福也不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為翰林學士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為槩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帝欲加罪槩曰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

宋史列傳卷三十七 十三 趙維新寫

止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為御史中丞絳以論張茂實不宜典宿衛罷槩至首言之茂實竟去御藥院内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槩請明限以年詔俟出院優遷之毋得累寄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前此執政遷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為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于坐右時用省閱元豐六年薨年八十

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為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誥死卹其家備至歐陽脩遇槩素薄又躐知制誥及脩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為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怨脩得解始服其長者為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槩知其貧為代以己奉其平生所為類此槩初名禋嘗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

趙維新寫

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因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因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具獄繙閱探其本辭蓋婦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曆宿誚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侯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宿之力爲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

公塘而學者為立生祠久之為兩浙轉運使召脩起居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之變斥為和州都監未幾召入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且言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為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

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為迂闊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言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宿以為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法式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護以往宿言事有

不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還使者遷翰林學士知審官制院李仲昌開六塔河民被害詔獄薄其罪宿請斬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竄兖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言且欲相扇為亂既寘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為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吏韓琦守幷州請復其節

鎮宿言參商為仇讎之星國家受命於商丘而參為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宋興削平四方升最後服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議遂止後琦秉政卒復之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趙滋顓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隱微而生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絶由此常與鬪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邊來上不過侵誣尺寸此城砦之吏移文足以辨詰何至於與甲兵哉今搢紳中有恥燕薊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

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為觀
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薨
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為人清謹忠實
内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
重慎不輙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
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
選中者嘗監征榷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
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
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
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

乎為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宗由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為國子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舉將小絓吏議輒尼不行宗炎請先引見俟舉者罪即追止從之哲宗崩遼使來吊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

見曁還升為卿初父宿使遼遼人重之其後宗炎聘
鄧忠臣迓客客問中外嘗有充使者否忠臣以宿告
且言前使鴻臚其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
龍圖閣知潁昌府歷密州而卒宗炎善為詩藻思清
婉歐陽脩守亳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脩賞味不已
以為有鮑謝風致其重之如此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為光祿丞宿得請杭州英
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
以為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脩內
卒盜皇城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

趙維新寫

上閤門校尉論當死令禁卒為盜而入內都知不能
覺察顧正其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內久而自置隸
圍宗愈曰嚴禁旅所以杜姦宄也柰何令私人得為
之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募老卒王
安石用李定為御史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
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
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
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
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
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時更定役法

書成銜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刪之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盖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覿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覿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禄大夫

凱維新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為編脩敕令官司農寺幹當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坐縶平民死降集賢殿脩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為待制先是熈河將王贍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贍奪其兵與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時青唐瞎征內附而心牟欽氈勒兵立別酋隴拶還其地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王贍怨孫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怒日夜檄趣之且戒贍曰青唐兵甚弱隴拶稚子何

能為而怯懦逗遛吾將以軍法從事又遣王愍復至
邈川聲言代贍贍懼乃率步騎掩青唐據之隴拶降
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未幾羌郎阿章叛
拒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皆敗死又遣鈐轄
种朴往朴言賊鋒方銳且盛寒宜少緩師宗回不聽
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死於是轉運判官秦希甫
言湟鄯難守以為棄之便事下宗回宗回持不可希
甫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罪奪職
知蘄州還為待制歷慶渭陳延澶州兄宗愈入黨籍
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録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州

趙維新寫

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徳軍復坐事去大觀中卒贈銀青光禄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執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

論曰張昇清忠諒直趙槩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之奥玫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為良執政宗愈仍居右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邉將材其守河湟之議蓋以趣种朴於死斬合上意以觧其責爾若胡氏之世大也殆脱萬人于水死而隂徳之所致與

列傳卷第七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敕修

歐陽脩 子發 棐　劉敞 弟攽 子奉世　曾鞏 弟肇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游隨得唐韓愈遺槀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

轡絶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脩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陜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

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畧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

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后命帝知脩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内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内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

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

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顓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

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爲脩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恠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

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濵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脩上疏以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為樞密使有

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
陳州脩嘗因水災上䟽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宫未建昔
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
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
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
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
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
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
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
有司時東宫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

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

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譴脩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

脩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衊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

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寛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寛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寛以畧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寛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脩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

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録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

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脩著鳴蟬賦侍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日能為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脩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服除始為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

之東偏而有天荒乎郤之衆共白曰泰横於漢南久令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郤邪桀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桀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茍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

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為可為世道惜也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為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令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

懼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漵棄守孰便漵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乗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捐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溫成后追冊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漵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漵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漵曰陛下寛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

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同修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已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慍言居三日爲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狄

青起行伍爲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擁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揺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爲帝言曰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頷之使出諭中書青遒去位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爲民田其後官取潴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可漕州復用爲田敞據唐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冤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爲己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爲神明徙鄆州鄆比易

守政不治市邑攘敚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鬪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爲令嘉祐祫享群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敞說止不得乃上䟽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以來頗有災

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挹損豈可於此時邀以虛名爲累
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
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
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
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
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敞以議論與衆忤
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偉爲姦利冒同姓
戶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
安中讙言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院偉即變前獄至于
四五卒之付御史決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

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苦眩瞀屢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閒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

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
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
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爲
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
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
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長於春秋爲書四十卷行於時弟
攽子奉世
攽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
歐陽脩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
蘇寀共排之攽官已員外郎纔得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

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爲主奉太
祖後敞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
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
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敞議方更學校貢舉法敞
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
以爲未嘗得人不亦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修
於家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趨之哉王安石在
經筵乞講者坐敞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
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
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

同院王介爭詈爲監察御史所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初
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許直者反居下攽覆考悉
反之又嘗詒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過斥通判
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爲盜
區重法不能止攽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
寬平盜亦衰息爲開封府判官復出爲京東轉運使部吏
罷軟不逮者務全安之徙知兗亳二州吳居厚代爲轉運
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廼追坐攽廢弛黜監衡州鹽倉哲
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祕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
蔡州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言

攽傳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微閣於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攽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為人所稱預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為人疎儁不修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奉世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為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集賢校

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修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華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糧料院久之爲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一內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人不可戶曉顧以率先施行爲非耳帝爲反命既而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帝將

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漏網恐不足見逐遂不許明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尚安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肇字子開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

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户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飢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盗爲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

借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輩取賞其於法章丘民聚黨村落閒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黨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幾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輩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輩外視章顯實欲擕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輩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輩命縣鎮

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爲殿最師征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歛民不堪輦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劒將樂盜廖恩既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㥆恐輦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賕請公行輦倂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輦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

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
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
班院上䟽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
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
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
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
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
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
月而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
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昏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

刘明忠

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
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肇導之
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
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
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
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肇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
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黄巖簿用薦爲鄭州教授擢崇文校
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
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肇在職多所釐正

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異論莫能奪其議凡布
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主判滯於館下又多希旨窺伺
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慍曾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覽而
嘉之遷國史編脩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為神宗實録檢
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
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語於
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為之言乃得釋
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禄事太皇太后以為讒毀出守鄧
肇言維為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諫議
大夫王覿以論胡宗愈出守潤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

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覲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覲直龍圖閣太皇受冊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冊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亟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令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門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宜如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

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翼日有旨罷宴蔡確貶新州肇先與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七年入為吏部侍郎肇在禮院時啓親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為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寘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親近暬御其損益相去萬萬矣貴

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方治實錄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請併録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爲有失兄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

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各異章著陛下節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冤失職鬱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

不合兄布與韓忠彦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温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紘至左諫議大夫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竦謚
上䟽争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
預列又諌曰臣懼爲表𧖴所笑此豈事君爲容悅者哉攽
雖踈儁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
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
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
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列傳卷第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蔡襄　吕溱　王素從子靖　從孫震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

靖脩及王素爲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脩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之說不過有三臣請爲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奬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盖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

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唶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其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耻躡資累級以擢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曩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顓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

失也朝有敝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
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
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顧思其實以應之
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
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宫人
多灼臂落髪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
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柰何專信佛法或
以舍利有光推爲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
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功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
吕夷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罷之

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内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爲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

徐季良

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戍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
招之豈不為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
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
代時丁口稅之半復修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
進曰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又上疏
以為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溫成后追冊請勿立忌而罷
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三御史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
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
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

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破産飯僧下令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召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刻剔蠹敝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爲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爲杭

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丑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閥自謂爲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爲第二佃終身恨之乾道中賜襄謚曰忠惠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修起居注

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輙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溱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為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為例徙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荅天戒溱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内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式受餽贐事下大理議溱乃未嘗受而外廷紛然

謂溱有死罪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御史以爲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爲京尹者比不稱職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迹嘗以職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迹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溱閑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

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為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費倍徙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涣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

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
愀然更詔詣西太一宫諫官故不在屬車間延命素扈從
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王德
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
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
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錄
繼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
以苛為明素獨不摘細故即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
吏愛而畏之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
奪職從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原州蔣偕建

議棄大蟲峴堡宣撫使聽之役未具敵伺閒要擊不得成偕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力自效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恟恟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違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兩蜀而鼓鑄不止幣益輕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權物價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

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鞅鞅厭倦劇煩事多囷弃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其過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居舊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爲築八堡使居之其衆領於兩廵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邪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將必爲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

東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使熈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平晉遂灌州城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故事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子鞏從子靖從孫震鞏有儁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與客游泗水登䰐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

年矣軾得罪謫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蔭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數遣橫使來靖疏言彼利中國賜遺挾虗聲以濟其欲漸不可長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彙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擢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陝西刑獄鄉户役于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亟去吏得權其遲速靖一以歲月遣代遂爲令徙河東長子縣賊殺人捕治十數輩不得實皆釋去靖閱其牘曰此真盜也教吏曲折訊囚果服罪爲開

封府推官曹濮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爲囊橐請并坐之著爲令徙廣南轉運使熈寧初廣人訛言交阯且至老幼入保事聞中外以爲憂神宗曰王靖在彼可無念即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居二年入爲度支副使卒子古字敏仲第進士熈寧中爲司農主簿使行淮浙振旱蝗究張若濟獄劾轉運使王廷老張靚失職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王安禮欲用爲太常丞神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爲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謚因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發冊之禮雖爲祔廟節文而升祔之重乃由冊而後顯今既行升祔則

禮不可廢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爲
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歴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
太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於民古
請出公錢爲之民得不擾紹聖初遷户部侍郎詳定役法
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
用司馬光法詔從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
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爲凶年妄
散邦財奪職知袁州徽宗立復拜户部侍郎遷尚書與御
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盡傾天
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

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尋卒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
其才以習學中書刑房公事遂爲檢正預修條例加館閣
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
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
兼修市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
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
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使行
西邊還爲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御史王巖叟劾之
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五郡紹聖初復爲給事中權吏

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己於是賴昌蓋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爲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濫蔓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進士起家爲贑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秘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

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脩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知名徙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爲校理同知禮院慶曆中仁宗銳意欲更天下敝事增諫官員使論得失以靖爲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令官吏弛事羣盜蜂起大臣齷齪守常不立法禁可爲國家憂也請嚴捕賊賞罰及定爲賊刼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

司天言太白犯歲星又犯執法靖上䟽請責躬修德以謝
天變使契丹辭曰以所奏事書芴各舉一字爲目凡數十
事帝顧見之命悉條奏曰幾㫒乃罷進修起居注開寳寺
靈感塔災復上䟽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
以荅天意聞甞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
利在内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再
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
難後必安濟今自西垂用兵國帑虚竭民亡儲蓄十室九
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内蒙福如
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

經火不壞遽爲神異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況籍其福以庇民哉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爲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修媛故除提點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爲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

居洼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之間
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
其奔競其說多見納用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
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
捐金繒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
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
至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
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
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
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為禍更

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徇以貽國羞
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
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
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策不發靖至
契丹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
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為蕃語詩御史
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州靖為諫官時嘗劾奏太
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言
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將作
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

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
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
就喪次起靖爲秘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
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阯而脅諸峒以
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而
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緡錢二
萬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
廷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青卻交阯援兵不用賊平就
遷靖給事中御史梁蒨言賞薄又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
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關敗走青至按

軍法斬曙及指使表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還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阯蠻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召交阯用事臣費嘉祐詰問之嘉祐至紿以近邊種落相侵報誤犯官軍頗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享謝遣去嘉祐遂歸不復出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三司使蔡襄爲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知南海分寧縣通判睦州

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葬死者作文祭之民貧不能葺居爲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知潮州常州入爲侍御史論內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姓皆進秩者思求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時張堯佐已貴而猶覬執政王守忠已受寵而求旄節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俟命出未晚也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爾命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疏曰陛下覃此謬恩豈爲天下孤寒哉不過爲堯佐守忠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宦侍用權非社稷之福也帝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爲之

請乃以況思轉司封員外郎而解臺職爲湖北轉運使下溪蠻彭仕羲作亂先移書激罵辰州守守將討之思求按部適至仕羲懼遣使迎謝寢其謀加直史館爲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吏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求攝府事甫一日即具獄民以楮券爲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捷取之鮮敗者思求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隸兵間中使歲祠峨眉率留成都掊珍玩價直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求股其三之一使怒去而不能有所中傷也尋爲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北俗以桑麻爲產籍民懼賦不敢藝日益貧思求始奏更之徙知江寧府

刘明忠

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言事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爲嗣是仁宗爲皇考而濮王於屬爲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爲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爲難安臣以爲當尊爲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即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脩陰事摭思永自助思永以

為惟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陳大臣專恣朋黨乃出知黄州改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户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永仁厚廉恕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衆皆服其量居母喪窶甚鄉人餽之無所受子衞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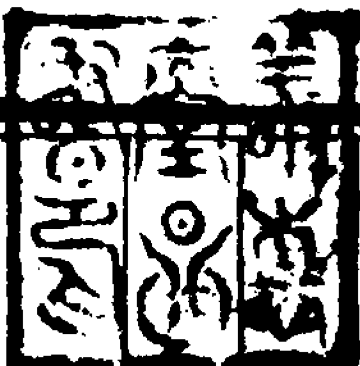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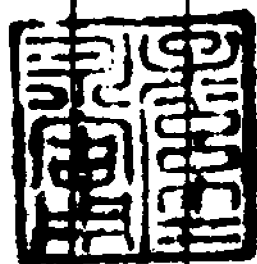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銓
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
大名府朝城縣寇準爲守異待之御史中丞王曙屢薦爲
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
之又言前者曹修古輩同忤旨廢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
事竄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與夫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
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陜
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西邊動兵以天章閣待制
爲陜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
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致潰敗方賊勢甚

張亢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必不守身既陷沒而不幸又爲讒狡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誅元昊求款附議者猶執攻討之策存建言兵役不息生民疲弊敵既有悛心雖名號未正頗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老憚行徙澤州還爲待制踰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與元昊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關南存言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爲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府復使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存壻李敫之弟李教因醉爲妖言事覺自縊死或言教不死在貝

州父母私屬以存故得免御史案驗無狀猶奪職知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年積遷禮部尚書存性孝友甞爲蜀郡得竒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賔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未甞傾倚橐𩍐河決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卒年八十八諡恭安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

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爲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爲不可用盖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爲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吕溱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脩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獨厲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列傳卷第七十九



列傳卷第八十　宋史三百二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鄭獬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豐稷　呂誨　劉述　劉琦

錢顗　鄭俠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偉峭整流輩莫敢望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

梢 繼新寫

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即位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因仍未改今庶官猥衆充溢銓曹況前日群臣進官已布維新之澤不須復行此恩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䟽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對至於臣下進見訪以得失虛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

郡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喧譁旋即廢罷獨言古之薦士以謂拔十得五猶得其半況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浮言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未及行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䟽曰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者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緼以薦諸朝一日萬機勢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密院至於無所行而後

四百令八个

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為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決之羣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顧陛下采群臣之章既容而聽之又用大書以為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之辭而求某事以出夫前世之為空言者無令徒掛墻壁為虛文而已還判三班院神宗初召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吴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横山獬曰兵禍必起

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臣竊見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尊用變詐之士務為掩襲如戰國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略哉諤擅興當誅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韙之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出為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閑提舉鴻慶宮卒年五十一家貧子弱其柩藁殯僧屋十餘年滕甫為安州乃克葬

陳襄字述古福州候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時學者沉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説皆指為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為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為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

赦之命群盜徃捫少馬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
乃為盜者盖畏鍾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
始教民種稻富弼為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
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
客弼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
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徃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
己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為秘
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遺表度十僧列子廟二年
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
得北入江為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

趙維新寫

畝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為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為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而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願補外

呈孟游刊

安石欲以為陝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脩起居注襄懇辭手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為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擿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蒞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為急既亡友人劉尋視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皆民事也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至于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

臣不當久外謂俠愚忠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用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有名吳中第進士甲科通判越州為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明州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勤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充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產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不復調民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守宰置二府官屬又作帝問一篇

上之王疇為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疇素望淺不草制帝以初政用大臣而公輔格詔謫為滁州團練使議者以為重呂誨等上章救之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録十議以進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公輔曰朝廷所為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為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既得志排異己者出滕甫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去薛向更塩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石意罷

趙維新寫

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言其助小人為異議不宜在左右但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丱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陽脩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槀雖親子弟不得聞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

不可而欝欝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
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歛緡錢以取羸為功洙力争之
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
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為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
蝗赴海死尋幹當三班院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
明前後牴牾吏左右出入公為欺姦洙革其甚者八
事定為令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先是百官遷叙用
一定之詞洙建言群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
至或一門之内數人拜恩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苟
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蔭補

趙維新寫

毎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澶
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為之碑神宗奨其文擢翰林
學士纔踰月得疾時參知政事闕帝将用之數遣中
使尚醫勞問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習肆拜跽儐不
能興於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賻外賜錢
五十萬洙博聞强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
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麗
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
憫傷焉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為穀城令以廉明稱從

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
為穆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
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
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
察御史治叅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
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
入為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
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
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
以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為則

趙緯新寫

於四海為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册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遷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揚荆二王為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容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屼謂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幸大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宫掖

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勛江德明治平之
任守忠者斃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
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
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
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
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
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
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
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
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

趙維新寫

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脩哲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為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嬖暱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為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為書敕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

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
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
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
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為地衣稷言仁
宗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
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
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脩故怨貶海
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
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初
文彥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

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論曰熙寧行新法輕進少年爭趨競進老成知務者逡巡引退何其見幾之明耶獬議論剴切精練民事青苗法行獬獨皤然求去至窘迫不堪弗卹也襄奮起海隅屢折不變學者卒從而化乃心民事死猶不已公輔以忤安石見黜洙為諫官不能言至免役取羸洙方力爭所謂不揣其本者歟稷劾蔡京論司馬光呂公著當配享廟庭蓋亦名侍從也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誨性純厚家
居力學不妄與人交進士登第由屯田員外郎為殿
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訐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
聞言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為侵官
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
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誨疏其過
以宣徽使判延州復上言戡以非才罷不宜更委邊
任宣徽使地高位重非戡所當得也兗國公主薄其
夫夜開禁門入訴誨請并劾閤吏且治主第官者罪
悉逐之御藥供奉官四人遙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

汏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詔罷庠而用陳升之為副使誨又論之升之既去誨亦出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上疏請蚤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為天王正位前星為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窺覦之志可不防其漸栽願為社稷宗廟計審擇

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姦臣附會其間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侍中書韓琦由此定議召為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數間諜東朝播為惡言内外洶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誨言於帝曰后輔佐先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平生罪惡并其黨史昭錫竄

趙維新寫

之南方内臣王昭明等為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
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
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罷之
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
諫者人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舊三院御
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
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惟二人在職封
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
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為陛下羞之帝覽奏即
命邵必知諫院於是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為皇伯中

書不以為然誨引義固爭會秋大水誨言陛下有過舉而災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簡宗廟之罰也郊廟禮畢復申前議七上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遂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絶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為改正中外憤鬱萬口一詞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等知言不用即上還告敕居家待罪且言與輔臣勢難

兩立帝以問執政脩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乃下遷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徙晉州加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召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十閤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欲聰明睿知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

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
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
陛下悅其才辯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作
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
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呂惠
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
故力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
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
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
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

州蘇頌當制公亮謂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稅安得而教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詰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時自言他事非此也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明年改知

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宫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既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蹷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内聞者痛惜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為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

劉述劉琦錢顗皆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為御史臺主簿知溫耀真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特遷兵部員外郎改荆湖南北京西路轉運使再以覃恩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宮始章辟先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滕甫為中丞述將論之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言甫為言官無所發明且擿其隱

慝帝曰甫遇事輒爭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談
卿美不輟口卿無言也王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
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述言舊
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
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
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
丞則愛憎在於一己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
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已者得以中
傷媒孽誣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
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

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敕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嗷然胥動蓋以專肆胷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為已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

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邸遷外之說踈間骨肉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瞽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為愛己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為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姦詐專權之

趙維新寫

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顗監處衢州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降監當從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食鷹鸇者求其鷙

臣孟輝刊

四百今八个

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令琦顗所坐不過跡直乃以迕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為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群聽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為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秘閣脩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強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歙州召為侍御史建言自城綏州數致羌寇宜棄之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

趙維新寫

首謀二人而已既貶通判鄧州而卒年六十一
錢顗字安道常州無錫人初為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沔用威嚴為治屬吏奔走聽命顗當官而行無所容撓遇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知贛烏程二縣皆以治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裏行許遵議謀殺案問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顗以為一人偏詞不可以汨天下之法遵所見迂執不可以當刑法之任不從二年而貶將出臺於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為御史亦當少思報國

柰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顧今當途寵君自謂得策邪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即拂衣上馬去後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二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為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

趙繼彬寫

式者趋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
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
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
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
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
欲辟為檢討吏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
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
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浅矣果
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
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咸以

為苦雖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裨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秠麥麸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略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

枯五種不入群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

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

趙繼新寫

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
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
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
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
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
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
惠卿奏為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之曰
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
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
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唉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為黨與

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
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既至
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
子弟從學為築室以遷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
言之以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
之仍還故官又為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
屛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
十九里人揭其閭為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
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為山陰尉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顗窮厄至死皆充然無悔身

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列傳卷第八十

呈孟瑞刊

宋史

九二

[General Information]
□□=□□□□□□□ □□ 92
□□=□□□□□□□□□
□□=162
□□□=□□□□□
□□□□=1937
SS□=12460447
DX□=000007543718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92&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